



830218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乙酉四十七歲



清苑馮辰撰

大清乾隆...

儀功如常智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否孝友睦
端任卹隨遇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
力卽習之倡明聖道接引來學 二月郟城役來請先
生南行偕三弟培往 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
不靜 思幼者以動爲樂老者以靜爲安靜坐者衰世
之學也 祥符教諭齊愉韓石以大學辨業爲是來拜
問學 十六日至郟署覺署事變 思不能待小人吾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一

之過也又思神叢借人何廢之休宜去 辭行主人苦

留 選訂習齋記餘 陳留令許不棄來拜邀過其治

過西平與趙澄溪論政 思敬和謙大 益修鳩工

刊習齋存性存治存人三編 益修餽金製夏衣辭之

郡陵魏膚功來拜問學答之贈以臚 抱疾 語三

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

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孟子贊孔子大

成獨推其智也 教諭暢泰徵聞先生將行請筵問學

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餽臚命役騎送歸 過

羅寨拜魏膚功 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懋

德來拜論學王次峰弟子也 過祥符東柳林王秉公
來拜問學 一路疾不食行自如 抵里知從兄萃生
以前月卒哭之慟 犒來役令同疾漸愈 先生以家
口眾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
後儒不明此義豔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食
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
而財司於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
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疴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
家主卽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
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况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二

庸情人眾推諉必不勤膜視公物必不儉甚至攘公爲
私則壞品啟爭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漓叛
可想矣是尙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
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鶴
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
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館亂窩先生遙贈訟過則例
辰遂上書問學 辰齋宿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
行學經濟命立日記 修習齋年譜 七月思先人泣
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眾多
養缺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

儉燕客禮儀餽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爲之 辰立日記
來質學先生評之甚喜出日譜令辰評又以辰進規學
習齋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道庶不仆矣 思
吾自二十二歲志聖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
館四方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擔荷聖道廣
結名流學乃博今得樞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子之
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遠大奈辰遲鈍於經濟甚遠恐
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先生之一體亦可耳
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顏先生公祭後非出遊二八月爲
常 思人不附非褊則刻 思莊敬竦起又思人偏則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愚故大學戒有所 習恭 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
而自褻是夔天也敢不畏乎 行中規矩 辰質學先

生日先人言心如剝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漚子力學
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強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
灌乃心人欲自息因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
可進德可成勉之 率辰習士相見禮 辰問謙敬和
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旣而曰非也洞洞屬屬
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頰躬而
坐劔劔恂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旣敬且和抑
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九月告先祠命諸弟

析箸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姪餒後爲常 家
務蝟集心不雜 曰家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聽婦言者
當之 思履危途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强弱也皆過也
擬事母下氣怡聲失則書 思人急迫我寬裕人誅
兩我遍覆乃可言學 思晝有得夜有思近頗不愧而
入廁搔癢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 辰問七出而
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曰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
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 十月先生以辰比過
法佳因自勘促暴躁急瑣碎詈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跋
坐倚八過朔望比之 率弟益溪閭季伯及辰習祭禮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四

三度 纂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室室四神主位次
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不祧主七祔八生母祔祠九
主祭十公祠以族長而襄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
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
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
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
立春季秋三祭之訛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訛二十
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 劉
心鏡劉發璋從遊館於王家營率習仁讀小學 每臥
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思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思人不爲聖祇是苟且苟言苟行苟安一時苟焉自待皆是也 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履薄更無涯無端嗜慾離茲弩自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 語三弟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恥也 思遭心喪樂將忘矣禮曰大功誦乃將舊歌低聲誦之 臥容肅 思身爲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 聞母病目旋視心如割延醫 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勰僞作老子言亦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五

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籙始張道陵出家滅倫則染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家之妄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障決也終日乾乾晝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疾而決長河一濬決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 教辰以精神包羅闔座及言語威儀之道 辰朔望遙拜先生先生聞之遙答揖 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盡道 思怨天尤人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 先生歷聘貴顯山珍海錯日羅列泊如也歸食糠粃卽甘之 十二月旋自館思境

蹇心和事迫心裕 温益修印所刊三存編至喜之

丙戌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與揖母省安揖先聖家人門人揖者
答之朔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祠各四拜母四諸弟子姪
拜答揖妻拜連叩四答再側拜答揖馮樞天每日遙揖
子朔望遙拜子辭不獲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
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
四日祀竈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與
穢惡不問疾齊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齊時齊刻齊謂
偶有所交神則尅期齊心也過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六

親友墓賢者墓或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譜記言
行每時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
右躁暴則黑圈上慾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晝有爲
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
書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之志勿一日寘
正月劉明若餽公車贖受其半 餽張函白養老儀
如都榻公度齋 哭劉綽然綽然諱有餘京師人習
天文歷算好交天下賢豪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廚傳延
致無斧資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遨遊士大夫間羽

衣芒屨飄然如仙六十九歲卒 哭郭子堅爲立傳曰
郭令子堅諱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於稠人子
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兄弟然子
堅性質直不輕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
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予將四十妻無
子重聘爲子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予予生子彌月奏樂
設筵乃載旋里莅官明於讞決抑豪強擊猾吏嘗與子
並轡聯輿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
湖訪師友遣役齋資斧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
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七

未有如之者也其丙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敦潔嫺雅
歲時以邱嫂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
賓御下無妒子初往桐比返僅六閱月子堅爲我製單
襪絮箸以及衿服倒頓袒腹之屬共六十餘襲皆於夫
人手自縫紵及子有副子堅戒聞曰李先生所用布帛
果養鍼縷米鹽諸物有呼卽應勿關我當未往桐時子
固軫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子嘗語諸子曰而世
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思子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
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禍益迫矣尙敢傲乎
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我亦驕庸碌適

相學而以語英豪 問西洋三角算法於吳子淳子淳
曰卽句股也而句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句股之三角二
曰銳角而句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鈎
三股四絃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曰銳角而二銳角之間
曰鈍角無定之數故鈎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
能盡御三角之變也 王崑繩至自廣東相見學進氣
壯衛道甚力喜之崑繩述魏叔子云考古以証今閱事
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之不死 李生
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 吳次張問律呂作律
呂問示之 王太倉謂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開列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八

主闡若進必中君以資館選先生力辭之 同崑繩訪
方靈皋及戴名世 晤毛姬潢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
睽隔艱於相通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
已而足下於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發漢唐以後未發
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
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論語一貫忠
恕孟子反身強恕盡之斷勿爲宋儒主靜等說所搖惑
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
驗則八股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
外事也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

歲猶然蠅頭細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致知長爲斯道津梁也許搆以禮樂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強恕勿爲主靜等說所搖敢不佩服搆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十五本之傳習主靜等說不敢習誤已有剖誣具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庵外徐大司農極可與言一見論學卽契合語友人溫益修曰李某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曾以搆知律呂達當亡欲羅致門下而搆拙愚竄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王崑繩一人初爲文人爲豪士晚以搆言爲聖賢學省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九

躬改過共肩大道同里新得一人曰馮辰篤行不惑魏叔子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不死不知何以無愧此言也黃崑圃葬父往會之途語方靈臬曰君疑格物非周禮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卽仁義禮知也六行卽子臣弟友也六藝卽禮樂兵農也請問大學之物尙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於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內地不雜於二氏乎終日章句吾

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東征是皇孔子擊萊墮費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有是乎不過明理尋樂共爲獎借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盡全體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靈臯曰是因問治河水利弭盜先生略言之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呂副室辰時已卒入門先拜母候安乃之其尸旁哭之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旣葬除之是也齊王子正同此故其傳爲請加數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總總麻章所謂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十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沒其文有是理與若曰厭於嫡而降除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內卽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期父沒三年胡安國註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漫無考而謬造禮如此及明太祖定禮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

喪服小記妾附於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總喪小記
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先生乃定服總命二子成三年
服葬於祖兆祔於家祠如禮 劉心鏡復請館於王家
營劉心衡李書思劉心蕙劉珙從學 作副室王氏行
狀略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出養於
呂也郭子堅爲予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子堅字之曰
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日讀女要習書刺箴絜樓
東退思軒時時張燕爨弄未嘗啟牕一覩不花飾嘗不
傳粉蟬鬢髻雲堆微髮懶妝燕尾垂髻而已香囊不掛
衣摘蘭茉莉梔子亦從不插髮或時置帷而已夜臥必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十一

衷袒服曉瓏璵卽起當戊寅歲子方著大學辨業學樂
考禮內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憤愆功頗密教之見子必
起命乃坐朔望隨子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子習仁
次歲旋里初居桐熏爐頰桂花露曳紈被錦廚必殺珍
果養陳儲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子以此曰衣食僉賢
主人供烏卻然糟糠汲輓乃吾家物務也至是盡斥錦
繡大布椎結碾米研麵浙米炊與介婦分班摻作力脆
不辭入室復學紡績未聞一歎憶暇豫也初歸舟載稻
米十石子堅曰下嫂不能北食走餽此食之及至家素
娟曰鄙何得別食同眾飯蜀秫連糠梁窩語我曰不解

何味子曰服自解數日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捫糲稻
盡入公用糶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子館肅甯
仍以班旋里司爨生次子習中以月間滯血兼從前勞
勤成疾在苒二三載以卒傷哉子元配王氏甚順素娟
甚貞而皆不永年子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卒年二十四
題其主曰貞懿呂氏 命姪寅虎曰習智子隆官曰習
仁姪易貴曰習聖立志曰習義子在官曰習中以始祖
諱盡忠
故名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智習仁習小學事 四月
張翬采舒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事不能
議樂但樂學海內乏人今三千里來一共學者不盡其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 葬王副室

五月入京以閻公度分房被譴視之都憲吳公匪庵
請假歸送之匪庵餽葛綢爲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

纂板旋過涿板寄陳極如齋 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

耐祭禮總服闋 習樂 以四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

莊儉敬屋漏謹細微 語辰曰宋人以卽物窮理解格

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卽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卽物用

力耳卽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豪雄之略

宵小之詭一一照徹始有措置宋人所言講書而已其

實書理卽世事事既不透徹書理亦必多蒙混 六

月肩輿迎太夫人於三弟館侍養 思身之不莊卽學
之不振也愧甚 爲太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爲常
教心衡騎射馳馬示之 思身漸衰疲而德不立是吾
憂也 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流及左右无則記過 思
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 七月十五
薦家祠訖尙未明乃假寐 李質君巡撫福建書來候
有餽儀受之 穫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緩
思眾皆與何獨拒卽與之 王崑繩來哭習齋先生質
所擬建官立學諸法 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誣
辨陳搏河圖洛書之妄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
入京收存學編晤江南謝野逸金陵張天球曉夫來拜
語以安貧守志 回里知棗強鄭若洲張瞻抑來拜問
學 次女歸鄭村劉氏 思人之自負才智者多自暴
自稱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丁亥四十九歲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
習恭一次 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將衰而
德不立愧哉 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卽學
同彭生現如棗強問學問地利答之抵棗強鄭宅若洲

並其兄見百良仲長民及張瞻抑皆出問學先生爲言
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立志學道勿與
草木同朽 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顏先生
不覺泣下 李止庵請先生館於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偕楊勤慎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
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罰淮黃禮樂辨宋
明之失以復三代情先生訂慎修延先生如保定府先
生規慎修以修辭練事慎修復具輿馬送先生及崑繩
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以平書並告心喪已闕
思如一日同人畢集崑繩言平書大意曰洗滌之乾乾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四

淨淨鋪排之蕩蕩平平安置之妥妥當當養活之歡歡
喜喜陶淑之肅肅雍雍崑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崑繩
曰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豪傑不能爲道學承教知
過矣先生不言夜半同臥促其牀曰君日謂子盡言而
君受言不知子之言未嘗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
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凌玩暴虐人且怨怒而
曰親之乎謂爲豪傑不爲道學又誤也智深勇沈豪傑
也使酒難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二人相依爲命若不
盡言是我棄命之半也況今海內無人君可偏任乎崑
繩悅服 以目疾禁看書定日轉睛七百挽弓數十

自勘心正靜 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於周之鄉舉
里選莫不善明之八比 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祔
食王孺人側祭畢還殯宮 棗強車來迎往爲若洲言
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射 三月將母攜三子及習智
姪如新橋館 註易說卦序卦雜卦 聞李質君卒傷
之質君長山人諱斯義清謹以戊辰進士仕至大理寺
卿巡撫福建 辰具門生刺請正師弟禮先生受之
辰問不藏怒宿怨非無怨怒不藏宿耳曰然遭家庭之
變而尋怨怒者庸人也不藏怒宿怨者聖賢也並無怨
怒者恕也異端也 自勘嗜欲淡如也然道心時有不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五

竦立者勉之不然末路祇成庸人矣 二弟五弟來視
飲之酒殺甚快及行先生送之村外伫望泣下歸語家
人曰世有聽婦言而輕兄弟者天地不容之人也 平
董姓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視事之可爲否耳勞
怨勿恤也 念四十年行道之懷忽焉明道可歎也
聞河決田滄心夷然思吾之命於天也薄宜貧困而學
力亦宜貧困以質本庸下豫順則學力緩貧困則學力
奮也 某子病將以巫爲義母問先生曰聞之先孝愨
曰認父母是使子二本也 止庵被訟先生爲之謀曰
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寓室毀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

城能禦寇也今學亡道岐士不如周之有用若先生見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 思時習章記者置之論語首是爲孔子寫照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也 夜臥持敬 鄭若洲邀先生如京刊習齋年譜 聞張采舒卒悼之采舒名翬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長安豪爽尙義聞天下 王元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主閱易經傳註乾坤交索圖稱是 王元衡符躬來拜觀易註稱快

皇子三王謀延先生使陳惺齋聞先生行踪於太倉王公先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去

生謂王公曰草野非王前器也善爲我辭之 若洲有

惑於佛氏心性之意先生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

晤張景蔚少文 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註半許

否其門下士忌之先生悚然念守顏先生之道宰相招

以宋儒而不變且其徒有舍之而來從者幾以賤抗貴

矣能無懼乎 回過保定訪金廷襄應枚應枚固留一

日遍招郡中之聞先生者論學 定興劉旃甫問學重

躬行先生是之 彭亭立爲先生如河南取三存編板

先生與辰言正學難合辰曰宜發晦先生曰然否隱

見各一則易隱見並行故難如守習齋之道而專發晦

覆蔽澌滅矣何以明行此道於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 思北人多忮忮強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強

劉發璋李果入泮因言發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俱有過人者 爲習中定婚於齊燧侯七女 一日以事迫忘出告禮中夜覺惶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謝罪 自勘有微歎而不覺者其怨尤之未泯乎可恥也

思家務上事下畜益繁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奢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七

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爲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 江南毛惕用九有與黃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爲是 辭新橋館虞朋泣下謀出亡惻然復許之 每夜澄心 王崑繩來先生規以養心謹微倡明正道斥去虛文崑繩規先生虛受納言

戊子五十歲

儀功如常增言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 如楊村傀儡習齋李夫人養儀 獎吾弟蠟以和平 王崑繩至規先生神散而不收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冗累爲害

如新橋館 思今晉人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
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
惰二章可見因勘已四十始立繼往開來之志今五十
矣頗似不惑又勘已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未進可
愧也宜痛自奮勉 習挽弓勢覺骨節痛歎學力衰定
日日習之 如府會崑繩言讀先生易註曠若發蒙快
絕千古但爻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
生微辨之不盡其言曰世以道學爲根柢以奇門六壬
爲智略以燒煉爲財用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願吾友務
體用之正相泣拜別 聞習齋孫重光凶信悼之因思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六

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異也如習齋之
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
者禪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
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
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
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卽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
卽對易倒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
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
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誣也 贈宋佑咸齊燧侯女
要倩教女也 鄭見百以車來迎攜習仁往途中遇事

卽教之 若洲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雕琢神鬼紛然且
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如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
多尋讐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 思古
人祭禮大節有五晨禋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籩
豆醕一今苟簡矣 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上田言四五百里以山川
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
八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焉夏人
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九

周百畝全佃也俱入田賦考 教二子距躍諸法 食

牢九思母在城不得侍泣下 思吝人難受人情懼報

也節士難受人情恐免也貪夫易受人情懷惠也狂夫

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 鄭長民問

律呂答之與之樂錄 呂異品來拜言射法劍術已再

拜求言先生不答 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

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

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於的矢命於心精注氣斂內運

外堅前固後撒收弓舒間 自歎衰疲昔年盛暑能終

日衣冠而今不勝也 與方靈皋書略曰三代承唐虞

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明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文之以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卽格物也約禮卽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明日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爲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受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所謂經書者旣尋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旣遠尋源爲難於所謂存心養性者又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人槩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禪悅怡然於心以浮誇之翰墨快然於手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

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
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乎誰實爲此無
怪顏先生垂涕泣而道也 以三弟請母入城不時往
省供養物 讀風雨賦備占也 思井里不分凶災不
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舉禮樂不興倖生之民也 爲
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遂不純力卻之歎曰齋日
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
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
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之長有正
有峻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士量山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在一建官自縣公正六
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
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
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
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籀學教而
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
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
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
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
餘羨卒爲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

內矣 思六藝五者皆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子圍
泣下以曾擬共緝御法未果而逝也 曰人兩目用左
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爲一此
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 思持家宜
勤儉不宜操切 思夏甚疲乏今以四方告祿且僕從
才短遂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卽行而身反
壯甚矣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爲學 聞南方有亂
者敗亡呂晚村之門人也冒道學而負時文謬遂至此
幸早辨其妄斥而遠之也 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
先生古文數首 著學樂卷三一辨箏色七音當以四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爲宮爲中聲不當以合爲宮一辨宮之商宮之角爲宮
商之宮角之宮爲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宮七宮等調觀
之可証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爲倍徵數一百
零八四爲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音黃鐘非首律矣
一辨十二律卽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
倍聲十二清聲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仲呂蕤賓無
下生卽以采舒所言生數計之蕤賓不生大呂當三十
八零而大呂在上爲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黃鐘當四十
零而黃鐘在上爲八十一是亦可見蕤賓中呂無下生
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宮與十二律不移而

以五音旋宮二圖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稟質感應有殊或高一聲則爲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爲再高一聲七聲以至三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總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析焉 李果侍教之曰儉於自用豐於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卽有儉於自用者必其主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於待人者必其先豐於自用而待人其餘也 若洲曰講聖諭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諭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然使民由也講諭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 思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慎之又慎 著學樂卷四錄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並歌舞諸法琴簫諸法 聞米踊貴怵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介介然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抱嬌脆勿失教嬰孩 爲習智出束修留士宜館 自勘狷隘狂亢己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改則廢才終身矣

己丑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 命習仁習中從劉士宜學 鄭若洲來邀

先生同如京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
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
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
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
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卽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賊
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規先生
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謁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
節此不可苟也 謂若洲曰樞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
短濶子有爲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溷之隱怪
牽之富貴誘之志可立矣 蘇州陳純一來拜言陶甄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十四

夫之高尙王子嘉之技擊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

楊淡園致書問學邵榮業李興業來拜問學 李焯來

拜問治謝以書生無知具啟出厚儀以聘卻之 黃弼

臣來拜問學 過楊仁澍學五步劍法 若洲謂先生

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

萬世守道雖死生禍福不移也 以目昏自此不下會

場而歸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興平任辭不往 楊

慎修選富平持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

之 思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

於家產或用之於排解少不迂闊而已流雜霸矣故君

子爲學必慎其流 與辰訂半月一會學 河南韓同

甫書來問學答之 慎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之慎修

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

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慎修又來懇先生

言倩一佐尙可乃薦文升同往 辰拜別先生曰先生

西遊爲明行聖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庸辰言惟

貌莊聲朗嚴謹細微再求加意先生是之 五月一日

行 待柳生以和慎修請理錢穀者也 朔望行望拜

禮 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里誠天險也

文升怒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之不足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五

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 過聞喜

訪孫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

之 渡黃河而西詩曰秦晉連峰爭長峙劃然中斷放

河流金仙高掌驚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

梁地嬴氏焉能出要津自是子叩亡六國不關新衍帝

三秦 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迎入署拜求教 語慎

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 慎修求先

生同入省 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惟先生一

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練鄉兵答之 商南知縣

于鯨來拜稱門生 把總蔡麟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

體答以儒釋之分 張曉夫來晤 藺副將佳進來拜
問學 視采舒孤子周之 張中潛士稱後學來拜問
聲律答之 陸師旦西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
孫裔子不遇柯鳳岐山 陳光陛尙孚稱後學來拜曰
自去歲得習齋年譜大學辨業於彭亭立卽知李二曲
之學近禪以顏先生爲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 以學
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
者可爲大將矣 潛士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平
書獎之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
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
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
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
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
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
用一爲正學一染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
黑白昭昭分矣 規慎修勿欲速勿作聰明 慎修以
錢穀交盤不清求理辭以越俎慎修力求不得已應之
田信侯差役來請不得往 思學禮樂兵農而身無
之非爲利則無用 思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

者常不勝勝又何爭 思親 思主人凡事託倚而爲人所忌危之務以謙以和 九江黎宋滄長舉自鎮原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獵多也且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軍賓之禮分別告之又請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爲主餘學一可也長舉言其靜坐致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去 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之賊也專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怨於我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文升欲獨批狀詞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七

推之 事繁人喧而心不動 作禁婦女入廟焚香當

街看戲示 慎修禁鬪爭嚴輕生斷賭博勤聽訟減催

科除強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

獻衣慎修來拜謝曰先生功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

慎修待先生以師禮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

且以人忌屢辭出遊慎修堅留 思子堅厚我以情石

門揚我以道慎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忘者 語慎修

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 與蘭行上書

勸以拊循士卒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

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爲樂 語慎修選鄉保

練民兵旌孝弟重學校開水利諸政 瑞生走役來接
入省遇周崑來胡元馭 魯登闕聖居稱後學來拜彈
琴先生曰此隋唐道家操也以琴古法告之 之興平
署田信侯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 瑞生問賞罰恩威
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人怨平時之罰
以公臨戰則小過恕而大過誅勿使怨而滋敵 中軍
何百祿萬鍾來拜 傳聖居律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
且能製器喜曰吾樂得子而實矣 思尙孚學易長舉
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治平吾道其或興乎
尙孚不見官長一日來先生寓論易因共飯適慎修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求見尙孚急走避去 教瑞生以豁達聖居以治生潛
士以銳進因求三子規己過聖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
先生拜受 三原知縣顧之珽來拜知毛河右先生尙
健 看報知吳公匪庵卒哭之吳公諱涵浙江石門人
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
爲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
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慎修
謂先生曰四方賢雋相會當周者卽周之勤財卽先生
財也乃于崑來子丕西朋聖居諸友皆有餽遺而慎修
有過與者先生復力節之 集陳尙孚陸西朋張潛士

蔡瑞生周崑來胡元馭魯聖居張赤城王子不于寓彈
琴吹箏歌詩論學歡燕而罷赤城帖云是會也奇才異
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
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雋使心折矣 語
慎修曰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長易於見短好諛必受
人愚 瑞生贈先生袖鞭並傳用法 子不與崑來論
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
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
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語慎修曰用財
爲善皆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爲善無度則壅不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无

能行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

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

以空言乎且僕非其入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語慎

修以飛票催糧法 作富平贈言曰自與吾友西來富

平交情日厚愛敬日深爲不廢芻蕘非僅禮貌之末也

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

行慘然頓如遠別因書瞽語以代面談一戒高興杜工

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於處世事則斷斷

勿用之責人勿高興已怒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

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

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無功施仁政勿高興如農桑水利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無以取信於民卽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則又不可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財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真才反以壞之或用心難繼後反致怨一戒驕奢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驕奢之易也車馬服御資子支費須損之又損甯樸勿華甯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吾財卽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於何出辦一戒矜張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卽不矜張人尙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忌嫉非小故也而更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岳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一戒近小人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陽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

合以探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夤緣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卽同輩中無所覬覦於我者但係小人卽不樂人爲善必宜遠之一戒小術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今日殺敵明日奏愾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謫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一戒奇異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卽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虛元說夢幻不惟無益且啟人疑甚不必也至於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禍世塗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炭生民之人也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一貴閒暇庸人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於事不使事餘於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茫亂事必有誤曹公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一貴有恆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事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沈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朱學使可亭來拜以聞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失晤之故並辭講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不惟瑛

不能抑且不願 張景蔚少文來謂先生學大而通世
務深相結謂慎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
大勿責以小明歲延至可爲闈館別居朝夕議政而刑
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謂先生曰慎修言先生
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慎修之政卽自爲政也但先生宜
總大務今憐慎修無人旣刑名又錢穀旣謀外事又商
家政非所以卻嫌怨養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 顧令
以幣文如三原報之顧令郊迎成禮而去 王帶存過
富平投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
里見斯人坐對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一時新龍門看咫尺懷刺轉傍徨不入先生室誰裁小
子狂遠山青冥冥野日白荒荒緩步憑羸馬踟躕下夕
陽 語慎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旣思之後必決又語以
嚴轉篤謹書役息詞訟 林縣丞餽別儀卻之 紳士
書吏投字慎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 十二月朔先
生行慎修厚贖泣拜出送兩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
民盃酒拜餞邈迤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慎修欲同宿
力辭令回慎修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歛獻跪地
不起曰上下皆知揚勤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虛上下之
望先生諾之 接家報知二壻皆入庠而劉壻折矣泣

下 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秦來過登堂拜母供養老
儀 餽弟姪族姻皆有物 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
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
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
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
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
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
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
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闡邪說而亂聖經顧乃
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
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
闢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也朱氏也弟著讀易通
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
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
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
則六藝旣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
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
兄學旣成而門戶旣立也亦惟勉強竭餘年之力隨其所

造而已 命辰教其子姪羣從有不能備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 知慎修有悍僕譖於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 辰爲先生修年譜 日侍母甚歡 閩公度卒哭之公度諱中寬蠡人性寬厚讀書彊記雅重先生之學已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 二月慎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卽以死殉言甚悽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來迎至寶村宿役民以班來叩慎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求教請入署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入省晤參領馬呈圖總督筆帖式郭鼎三鼎三曰讀

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 語慎修曰小

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驕子是君

孤立也 漢中秦子壽來拜問學遇梁質人言甘肅道

茹鳳儀謀晤 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慎修密訪得

實率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其株連 尙孚諸子及

張二允周領旗蘇克憲設公筵請先生論學 滿城旗

人十餘來拜問學 瑞生問兵曰用眾以寡用寡以眾

萬鍾請筵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快之 少

文爲慎修延錢穀幕賓王暉文路病至富平卒先生出

弔之檢其遺書擬師事先生以共成慎修之政者也先生嘆曰天不欲慎修有終而使我不久於富也可違天乎 慎修延達紫旭至先生語以聖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 五月文升去慎修延黎長舉司刑名謂長舉曰君於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涓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

覽宋儒書朱晦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五

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視宋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

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爲寫照子不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寫矣於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遠道圖

瑞生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略克舉細瑣不厭教我矣 慎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差拘柳號完銀始釋蓋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

仍舊 思去作詩曰舉世乏人材焉得不長歎錯薪羣
已矣翹楚亦徒然樗穀臭自染蘭蕙質無堅崑岡與溟
勃會投以塗炭安能乘黃鶴萬里一高騫又云人生少
知己自古而已然張竦與陳遵氣稟各有偏顏淵違一
間焉識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
遠大遂可肩仲尼無奈何歸之彼蒼天 著學御駢法
餉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 萬鍾爲先生裝刀送至
閏七月以祝太夫人壽辭慎修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
矣慎修泣曰歸祝勤何敢留但明春奉迎求無拒恐爲
所牽姑應之 之興平率田二生斌入省學射 之商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
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
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青山留先生居
商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姪素存從學辭不獲已
受之又餽臘辭之 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
視 返長安餽采筍孤子以金蔡太翁以養老物子不
將葬母賻之以金 田興平送祝太夫人壽幣及騾一
受之 瑞生送祝壽玉扣及騾一義徵鼎三各有祝壽
儀皆受之 諸友送至省城外餞別瑞生又遠送數里
登高阜望先生行 卻寄諸子各有規勉 陳子章送

祝壽錦言及廣藥受之 慎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
將別許之 瑞生復聚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
皆灑淚而別 長舉送壽言拜祝餽臚辭之謂曰子一
練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聖道一諳世故人情可
矣勿他營也 達子旭至以其曾佐兵事問之紫旭拜
求爲其父作傳許之作達副將傳略曰副將諱友貴鄆
縣人明季陝西流寇四掠殺其父友貴揮戈號泣散家
貲募鄉兵手殲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已而流賊愈熾鄉
里公請友貴復統鄉兵擊賊屢立功洪承疇奏聞置麾
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左皆以歲寒賊強難以猝勝友貴獨決進遂以奇謀得
勝賊潰賊據方山者甚固友貴請於經略持尙方劍督
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開方山 清兵入乃棄眾隱洪
承疇招之不起子宸亦知兵吳三桂畔聞其名虜去間
道亡歸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得之冷將軍問計於宸
時間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緩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
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
奇兵從間道設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吳遣重兵屯
夷門鎮口畢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聽其計宸乃捉
土人詢路遣兵遶出夷門鎮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

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得擊之合戰兩
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藩平上功幕府宸曰吾父以報
父讐不終其官吾可以佳兵官哉亦之郿縣山野隱焉
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魅聞於人及見之退然儒者
也聞聖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
之士哉以其知兵有家學故爲其父傳而大略及之
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
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
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痼盡不能入道
也 慎修遙拜太夫人壽供金環彩緞並餽贖受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五

八月十六日起行慎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秦送先生
至里前任劉令三原顧令俱來送兩衙餞送蘭王諸紳
衿餞送書吏鄉耆餞送三班叩送慎修與顧令有公審
事辭令回慎修泣拜囑以復來先生亦悽然囑曰君凡
事小心勿信宵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奇勿
難事沈閣紫旭長舉送至康橋辭回慎修遣馬蒯王永
長一路備中伙送先生渡黃河凡慎修送役回者皆犒
以儀渡河令永長回又字達慎修曰勿致虧空勿敗素
望 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宜倡明聖道
路遇馬良持三弟及辰字言楊太翁聽讒有言先生正

謀不復而難以爲辭也乃遣黃天順返決辭不往 九
月七日抵里拜母供錦緞諸衣與四弟褐及裘親友當
餽物者餽之 十一日祝母壽列諸友壽言於堂上率
諸弟子姪稱觴拜祝環侍 遣宋顯秦回顯秦知先生
必不往也叩出哭泣而行先生歎曰吾觀人情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 鄭若洲問曰自反而縮
者堪自信也先生曰未也若荆卿等皆堪自信然非曾
孟之縮自反而縮卽集義也 教二子曰子弟不可積
私財有私財則於父母分彼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
一或有覬覦起爭奪將致不友不恭命內子將二子所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五

得賜賚盡入之公 爲習仁講鑑至禹一饋十起一沐
三握嘆曰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暇煖
墨突不得黔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此也宋儒乃曰六
十七十無事客閒來無事不從容則別一虛空境界非
儒道矣 自勘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
農圃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
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
救弊也有萬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蜩
集孱軀難任惟期持之以敬耳 孫子未典學貴州託
一劉生寄書候且有餽金劉生送書至則金已用矣辭

慚而費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問我適遇我有不能
借子乎何以歎爲 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
與吾身終始者也何者病則不能衰則不能未亡已亡
者也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固
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
傳無窮也 先生在秦易州知州趙山公餽金幣曰佐
先生二子讀書也至是如易報之 入京還郭宏銀五
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
尊君代子償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兒我可弗償耶卒
與之 黃輔弼臣延至其鑾儀衛署內下榻問學答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四十一

馮欽南過問學

辰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在

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
古人富而後教又曰權者德之輿未嘗不該家庭於內
也 劉百斯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嘉
之 十二月先生爲習仁加冠辰爲賓字之曰長人

思昔年煤毒部問二事心夷然不動以爲學問所就今
回勘日譜當時大本未立蓋冒認也因悟庸人平常心
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雄傑遇險巨心能鎮定在平常
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賢
之存養也 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屯駐嚴盜

賊嚴吏役 謂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於中名理自
種種環生又曰辨天下事必耳聽目明心睿吾嘗自愧
愚柔然猝見一人卽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卽料何事
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如劉劄一步十思而一步
嘗二三變解有志者不厭此境終無庸也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終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望

嘗言一變積言忘者不厭此境終無庸也

其行一變積言忘者不厭此境終無庸也

想深然與具一人時斷與風裏聞室聞人語卽料何事

默爾思去反曰辨天下事必耳聽目明心睿吾嘗自愧

愚柔然猝見一人卽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卽料何事

